

■ 课堂时光

问老师

刘小芳 绘



■ 三言二拍

愁别离

老马在单位工作了近二十年。他这人笔头好,口才佳,就是有些小家子气。

这些年,一些年轻人结婚,碍于面子,他按部门和关系的亲疏,基本上都随了份子。为这事,老马时常跟人叨叨:“年龄大的人要想开些,总是会多吃些亏的。”

上周,老马由于能说会写,被上级一个部门调了去。临走前,主任召集我们在办公室开欢送会。得知他要走,有好几个部门的人特意过来和老马打招呼,表示了祝福。随后,他们把部门管综合的蔡姐拉到走廊,小声嘀咕了什么,蔡姐都在本子上记下了。

欢送会上,主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话别语,大家轮流表达了自己的心情。最后,老马声音哽咽地说:“我这一走,以后见面的机会肯定少。我真舍不得大家啊!”老马似有心思地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。至此,主任和蔡姐交换了眼色。蔡姐走过去,把一张“别离清单”递给了老马,笑道:“其实,我们也舍不得你啊!早就听说你儿子国庆节结婚,记得给大家下请柬哟!这上面有你送过礼的同事的集体签名。这下该放心了吧?”

老马把单子小心翼翼地收好,然后连连摆手,红着脸说:“我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

刘卫

本版诚向广大读者征集稿件,要求:温馨感人、机智幽默的身边故事,欢迎大家踊跃投稿(谢绝一稿多投、一稿重投)。

本版专用信箱:
nanjingjishi@126.com
编辑热线:
(025)84783612

■ 老城记忆

南京人的骂

南京人的骂是出了名的。它的名气之大不仅在于它的粗俗,更在于它的随意。说到粗俗,那句具有招牌意义的市骂——呆×,是人人皆知的,如果给粗话按“荤”的程度来分等级,它最多也就算是一盘芹菜炒肉丝。再说随意,一些小年轻聚到一起,几乎句句带“荤”,无论是说话人还是听话人都习以为常。

如果说这是传统,南京人一直以来都这样骂人,我是坚决反对的。

我的外婆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南京,我从小随她长大,我常戏称

■ 温暖心灵

纸上的月饼

中秋节要到了,由于新学期带的是寄宿生,家长大多在外地打工,中秋未必能赶回来,我决定让学生以书信的方式对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,帮着寄过去。为了确保语句通顺,无错别字,我在课上先进行指导,学生打初稿,待我修改后再誊写到信笺上。

稿子收上来后,我发现孩子语言尽管很稚嫩,但对爸爸妈妈的爱还是跃然纸上。因而,修改时虽费事费力,但还是沉下心来感受来自文字的温暖。哪承想,桂香同学是个“另类”,稿纸上除了几个形状各异的月饼,一字没写。

翌日一早,我气冲冲把她叫到办公室,让她给个说法,她却低头不语。见她如此,我更生气了,说:“老师明明布置的是给家长说说心里话,你倒好,把作文课当美术课了,要是喜欢美术,语文课以后别上了。”一听这话,她眼泪“刷”的下来了。我说:“哭什么,难道老师说错了?”这下,她哭得更凶了。我也是做父母的人,见她哭得很伤心,心瞬间软了,找来纸巾帮她擦去泪

■ 左邻右里

一碗油

下班后回到家,刚开门,发现客厅里坐了个老太太。老妈正热情地削苹果给她吃。看看面容,怎么看怎么像楼上邻居。奇怪,平时从没来串过门。今天,怎么到我家来了呢?

等邻居老太太离开后,我就问了老妈。老妈说,事情起因是在一个礼拜前,那时她正打算炒菜,发现家里没油了,临时去超市又来不及,就赶紧跑到楼上去借。楼上的老太太很干脆,倒了一碗油给老

■ 小城风景

雨天指路人

九月,北方已进入秋季,而南京却依然停留在夏季的尾巴上,不肯再前进一步,跨过秋季的门槛。难得的好天气也跟着变得弥足珍贵。

周末,对于我们这些整天待在学校的学生来说,是充满诱惑的。终于不再是艳阳高照的天气,难免让人激动一番,可以出去走走。我和舍友两人,几番商量,一致决定去石头城公园。

怀揣一张地图,背着一个包,就出了门。先乘地铁,后换公交,然后步行,逗转了半天才到达目的地。上了山,直接进了林子,除了一条看得见的路,周围都是高高低低的树木和及膝的杂草。越往深处走,就越安静。空气中带着一丝薄薄的凉意,衬着这安静的氛围,诞生了些许寂寥。

自己是在骂声中成长的。但我感觉老南京的骂人比当下的南京人骂人要艺术得多。它文雅、含蓄,不带一句脏话,但伤人的程度一点不逊于当下。

我小时候非常调皮,我外婆常称呼我为“小炮子”,其意指你是个该挨枪子(枪毙)的坏小子,因为老南京把枪叫做炮,如手枪,就叫盒子炮。遇上我在家满屋子找东西,她会说我“翻尸盗骨”,其意是指我是个盗墓贼。晚上,我在外面玩得很迟忘了归家,她会来找我,让我回去睡觉,这时她总会说:还



漫画 俞晓翔

水,请她在我面前坐下。

待她心情渐渐平复,我柔声说:“能告诉老师原因吗?”她怯怯地说:“老师,我不是故意的。”我说:“只要你说出理由,不会怪你的。”她说:“老师,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妈妈,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。奶奶去年也得病去世了。中秋节到了,想着以前过节时,奶奶总是把月饼留给我,现在她不在,我想在中秋节那天送奶奶几个月饼。隔壁王爷爷说,给死人送东西,必须是纸做的,我就想画一些月饼送给

奶。

菜炒好后,老妈看菜也挺多,就盛了满满一碗端了上去。邻居稍微客套一下后,就把菜留下了。谁知第二天,邻居就拎了一塑料袋的李子,说是她儿子单位发的,新鲜着,就挑了一些,让老妈尝个鲜。就这么一来二去的,两个老太太就接上了头,唠上了话。有事没事就在一起聊个天、散个步。

老妈说,楼上楼下住这么多年了,你和邻居都没有来往。关着门,

不回家“挺尸望屋梁”,其喻还不快去死。当她看到我调皮爬高时,她会说我在“上望乡台”,其喻我是个鬼魂,因为“望乡台”一般是指进入地狱的鬼魂眺望阳世家中情况的地方。凡此种种,举不胜举。

我外婆骂我并非恶意,只是一代代人都这样说,她也这样说而已,有些骂人话的实际意义,她也不一定清楚。事实上外婆非常爱我,她之所以骂我,也是为我好。虽然外婆已经去世多年,但她“骂”我的那些话,想起来仍是那么亲切。

叶鸣



奶奶。”

原来是这样。

为了弥补过错,我说:“你的月饼太单调了,老师和你重新为奶奶‘做’一些月饼,好吗?”“真的?”她眼睛一亮。“嗯!”我边说边从抽屉里找出大白纸、彩笔和她一起做起来。

在我俩的努力下,很快“做”出了好多种彩色的“月饼”,还让她把自己想说的话写在月饼上。看着亲手“做”的“月饼”,她冲我笑了,而我的眼角早已湿润。

范德波

自顾自地过日子,一点交流都没有,我感觉就别扭。既然我退休了,你接我过来住,我就帮你敲开他们的门。这不,这门一敲开,交流就有了,有交流了自然就会有感情了。老话说得好,远亲不如近邻。以后,你也要和邻居多走动。

老妈还和我说,今天她和楼上老太太商量好了,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两家一起过。

一碗油,打开关闭的门,挺好。

胡丽燕

去。进了地铁站的我们像两只落汤鸡,两人对视一眼,就大笑了起来。

坐在地铁上,回忆涌上心头,和此刻的情形如此的相近。亦是去年的这个时间,我初来南京,陌生的环境,带着异乡人的疏离,不愿亲近周围的人和事,再加上离家的孤独,压得我无法喘息。一次外出,正好也是遇上了大雨,找不到回校的路,也是路上的阿姨给我指了半天。多日萦绕于心头的压抑感一下子消失了。时间打着旋,在雨中轻轻地划过,转眼,来到南京已经一年,对这座曾经陌生的城市也熟悉了起来,添了亲近感。

雨依旧不疾不徐下着,只是那心情中包含着感动与温情。

那雨,那事,那情,在老去的时光里酿成一杯酒,入心,入肺,温暖了每一个日子。

李小燕

微时代

■近视的人痛苦哇,戴眼镜好不方便,戴个隐形吧,又怕惹个角膜炎什么的就崩溃,还不能戴着游泳,有时没戴眼镜在路上走着,遇到熟人你看不清楚没打招呼被说大牌有没有,遇到以为是认识的人打招呼人家以为你是傻子有没有!

■路上堵车,一对穿着中学校服的男女从我和前车之间穿过,男生递给了女生一个雪糕,结果就挺幸福地笑了。我想他不会跟我似的,连手都不敢牵吧?我就踩住刹车猛轰了一脚油门。男生果然匆忙叫了一声小心,搂住女生跑了过去。加油吧小伙子,哥哥只能帮你到这了。

■一天睡午觉醒来,看到老公在晒衣服,还很开心地哼着歌,哼到一首歌词是“我要一所大房子……”的歌的时候突然转过身来看我,发现我醒了,这货很幽怨地哼了一声,说:“我就知道你耍大房子,听到大房子你就醒了……”

■大学四年我每天和女性说的唯一的话就是:“这个,这个,四两饭”。

■太上老君不能将孙悟空炼化的真正原因是:古时候炼丹炉是煤炭炉,最高只能达到1200℃左右,而孙悟空是石猴,主要成分二氧化硅,熔点1600℃左右,的确炼不掉!懂点科学多么重要!

■一流浪汉行夜路,被一强盗拦下,抢匪晃着匕首喝道:要钱还是要命?流浪汉想,我自己一条命都养不活,再要一条命干吗?不如要点钱实在,于是对抢匪说道:还是要钱吧。

■总感觉,那英在和张赫宣谈恋爱,杨坤在和丁丁谈恋爱,刘欢在和吉克隽逸谈恋爱,哈林在和吴莫愁谈恋爱,华少在和加多宝谈恋爱……

■女儿今年四岁了。有一天我病了,女儿很关心很严肃地站在床头,说道:妈妈您以后都不要生病了。我心中一阵感动,点点头。女儿又说:您生病了会传染给我的!我:……

■最近新学了一套卖萌式改名法:名字是两个字的AB的话就改成A小B,如果是三个字的话就改成AB小CC……

■“公孙先生,公孙先生,本府发现将人名的最后一个字与居所结合命名,有时会很好玩耶。”包拯兴致勃勃,“比如我叫包拯,我的住所就是拯所,展昭的住所就是招待所……”“所以呢?”公孙策怒道:“你到底想说什么?”

■我手机开启了飞行模式,为什么从六楼扔下去还是摔坏了?

■【五句话总结中国好声音】1.我是一个爱唱歌的孩子。2.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,只有音乐伴我长大。3.今天是我生日。4.我希望能继续唱歌给更多的人听。5.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,我能够实现我的音乐梦想。

■真希望哪天走在路上,遇到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摔倒了,然后我把他扶起来,他微笑着给了我一个房产证就走了。我喊道:“老板,你的房产证!”然后老板转过头,微笑着对我说:“不,是你的房产证。”